

Cantopop的廣東話

小市民心聲

戚夏蕙

我哋呢班打工仔
通街走趨直頭係壞腸胃
搵個些少到月底點夠洗
——許冠傑，〈半斤八兩〉(1976)

爺就是一名辭職撻
錢不需要搵亦可維生
——my little airport，〈爺就是一名辭職撻〉(2012)

引言

當許冠傑的「我哋呢班打工仔」是「做到隻積咁嘅樣」，而 my little airport 的「爺就是一名辭職撻」是「錢不需要搵亦可維生」，兩代歌手唱出兩代打工仔的心聲。從前 Cantopop (廣東流行歌) 記述了小市民的心聲，現今又是誰為小市民說話？本文剖析香港獨立樂隊如何以廣

東話在歌詞中為小市民發聲。六七十年代許冠傑的「我哋呢班打工仔」，跟my little airport的「爺就是一名辭職撻」又有什麼不同呢？本文剖析許冠傑和my little airport 如何在不同的年代，以廣東歌道出香港人的生活和態度。

七十年代：許冠傑的「草根」作品

草根出生，我在鑽石山長大，接著住蘇屋邨，過著很草根的生活。我很留意一般草根市民的生活，看他們做什麼，針對社會的時弊。（許冠傑，2012）

大多數香港人都對「歌神」許冠傑十分熟悉。許兩歲移居香港後，先居於鑽石山，然後入住蘇屋邨，是名副其實的「屋邨仔」。而這名「屋邨仔」努力讀書並考進香港大學，亦是六十年代很多香港年輕人的目標。當然，許的音樂事業亦見證他那代的語言經驗 (language experiences)。許冠傑先以夾band唱英文歌成名，繼而為無綫電視主持年青人節目，隨後更以一曲〈鐵塔凌雲〉（許冠傑，1970/1974）成功為粵語流行曲開創新的香港風格。而許嘗試以鬼馬形象登上大銀幕，和哥哥許冠文拍檔的電影如《鬼馬雙星》（1974）、《半斤八兩》（1976）和《賣身契》（1978）等亦大受歡迎，當中的電影原聲大碟包括廣東歌如〈鬼馬雙星〉和〈半斤八兩〉等，全都家傳戶曉。許冠傑的成功可算是香港神話的一部分。本文主要探討在許冠傑七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初多首廣東歌中，香港小市民的意識形態和身份認同。

許冠傑的「屋邨仔」形象和草根階層背景，讓他演繹某些歌曲體裁 (genre) 亦廣被接受。許冠傑比較輕鬆的歌曲如〈打雀英雄傳〉（1976）和〈麻雀耍樂〉（1978），以小市民的娛樂為題材，但缺乏社會意識和批判。〈麻雀耍樂〉和〈打雀英雄傳〉所描述的是無傷大雅的小賭，但麻雀

枱上各人的認真程度比打工更勝一籌，此亦是許冠傑和黎彼得填詞鬼馬之處。這兩首歌承自六十年代鄭君綿的〈賭仔回頭〉（1968）、〈賭仔自嘆〉（1969）和〈輸完又嚟賭過〉（1960年代）等歌曲。一如鄭君綿的〈賭仔自嘆〉，〈打雀英雄傳〉和〈麻雀耍樂〉也運用了大量賭博術語，例如「大相公」、「小相公」、「食詐糊」、「包出沖」等等。

混一色 碰七筒 一筒白板發財做眼槓紅中
 六八筒 叫卡窿 原來咁橋佢係呀係七筒
 ——〈打雀英雄傳〉（詞：許冠傑、黎彼得，曲：劉傑）

留二索扣六索 一摸三七索 再捽一九五八認真泡
 求六索上二索 認真化鬼學 諗起卡窿啱啱一講就嚟
 轉下手摸一索 等竊三索 甩啱七索 就叫六九索
 求六索有六索 敲崩枱角 呢鋪真係代表作
 ——〈麻雀耍樂〉（詞：許冠傑、黎彼得，曲：Bert Russell）

根據黎彼得所說，許冠傑本身不懂打麻雀，所以加插的術語皆出自黎的手筆。如果聽眾不懂打麻雀，根本就不能領會歌曲的意思，也不了解許和黎傳神的描述。

另外，〈佛跳牆〉（1978）和〈飲勝〉（1978）就表達出朋友間聚會、共享美酒佳餚的樂趣：

肥佬黎 倒眼輝
 潺仔威 軟腳龜 擦啦喂
 ……
 成班友一味啄
 擒擒青一味啄 唔怕肚脹
 ——〈佛跳牆〉（詞：許冠傑、黎彼得，曲：Blackwell）

〈佛跳牆〉說的都是當時的貴價食品，有齊鮑參翅肚。這班朋友也是以「花名」暱稱，其實他們的身份是誰也不太重要了。而〈飲勝〉也道出小市民以飲酒舒緩工作壓力，描述了各種酒醉醜態。當然，「車瓜都飲勝」只是誇張手法。

飲勝 飲勝 大眾飲杯勁 將所有事當係零 個腦就平靜
飲勝 飲勝 就冇心火盛 公司嘅事要暫停 興到就盡精
——〈飲勝〉（詞：許冠傑、黎彼得，曲：許冠傑）

這類鬼馬歌曲主要反映小市民的消閒百態，沒有警世或自我反省，反而有點放縱的味道。

許冠傑的打工仔

〈半斤八兩〉（1976）說出了打工仔的苦況。「我哋呢班打工仔」是指群眾而不是個體經驗，而「呢班打工仔」反映出不求理想，只擁有「搵兩餐」、「打份工啫」的心態：

半斤八兩 做到隻積咁嘅樣
半斤八兩 濕水炮仗點會響
半斤八兩 夠蓋就揸槍走去搶
出左半斤力 想話擇番足八兩
家陣惡搵食 邊有半斤八兩咁理想（吹脹）
我哋呢班打工仔 一生一世為錢幣做奴隸
嗰種辛苦折墮講出嚇鬼（死畀你睇）
咪話冇乜所謂
——〈半斤八兩〉（詞、曲：許冠傑）

這種消極的心態反映打工仔沒有前途，沒有理想，只是「一生一世為錢幣做奴隸」。當中蘊含的打工心態正好配合當時殖民政府的「搵錢為上」，但不要造反：「老細畀幾多就幾多，最好不要嘩嘩聲。」許冠傑歌曲中的打工仔是老細的奴隸，就算老細多麼無理，也始終是老細。打工仔的心聲只是希望有合理的報酬，歌曲沒有鼓勵打工仔另謀高就，只是誇張比喻「夠薑就揸槍走去搶」。可惜最後這只是奢望，因為「家陣惡搵食」，人人唯有頂硬上。

從前有個人叫莫大毛 日日攤喺屋企等米路

神神化作風虛無 又唔願剃鬚(仲成日去賭)

……

拿拿聲即刻走去搵嘢做 人必須知道自己嘅用途

唔去奮鬥你咪望有酬勞 想搵錢應該快手 come on let's go

著著聲即刻走去搵嘢做 人必須旨意自己創路途

快去奮鬥你實會攀得高 你要坐 Benz 靠自己個腦

連隨悔覺好個莫大毛 立業興家終於走正路

榮華富貴靠刻苦耐勞 漸漸年事已高(成就更高)

——〈搵嘢做〉(詞：許冠傑、黎彼得，曲：許冠傑)

這種打工仔沒有前途的態度，又不能盡述七十年代香港精神。到〈搵嘢做〉以「莫大毛」來鼓勵聽眾踏上正途，而不是純粹「等運到」，這歌曲更能表現香港人的拼搏精神。

許冠傑的社會時弊

許冠傑的歌曲多描繪普羅大眾小市民的心聲，尤其是〈加價熱潮〉表達出小市民對日常生活的基本要求和意見。許冠傑一直以廣東歌反

映現實為小市民發聲，如最早期的〈制水歌〉（1974）道盡小市民制水之苦。但這種苦況也是比較抽象（abstract），例如每個人都「要乾煎真撞鬼」，但又不是人人也「拍拖都有話厘味」。

加上〈加價熱潮〉（1979），除了打工仔外，許冠傑歌曲中的小市民充滿無奈，因為

糖又加 鹽又加
成日咁加任佢話 其實無他
你住人屋宇下 佢梗收買路錢擲兩渣
買佢怕 買佢怕 要加就加 總之慣啦
——〈加價熱潮〉（詞：許冠傑、黎彼得）

當中最無奈的是市民只能嘆句「冇法啦」，既是蟻民，甚至是連話語權都沒有。沒有抱怨的對象，只有嘆息，最終唯有喊為〈賣身契〉（1978），打工仔為兒為女一身債，真的是「賣身契」：

一張張賣身契（賣身契） 枕住咁累你一世（做到甩肺）
唉 總之一句阿彌揭諦囉 前世
——〈賣身契〉（詞：許冠傑、黎彼得，曲：許冠傑）

總括而言，許冠傑歌曲中的打工仔和小市民，只是無奈和缺乏話語權的一群，生活逼人但沒有選擇權，就算抱怨也只能怨天和認命，完全沒有反省問題的根源。這可以說是當代順民的寫照。

千禧年代：my little airport 的文藝青年

my little airport (MLA) 是在 2003 年成立的香港獨立樂隊，成員包括阿 P 和 Nicole。他們所屬的維港唱片，正是由 MLA 和其他四支香港

獨立樂隊組成。MLA在眾多香港獨立樂隊中可能是產量最多的一支，歷年出版的六張唱片包括：《在動物園散步才是正經事 *The OK Thing to Do on Sunday Afternoon is to Toddle in the Zoo*》(2004)、《只因當時太緊張 *Becoz I Was Too Nervous at that Time*》(2005)、《我們在炎熱與抑鬱的夏天，無法停止抽煙 *We Can't Stop Smoking in the Vicious and Blue Summer*》(2007)、《介乎法國與旺角的詩意，*Poetics—Something between Montparnasse and Mongkok*》(2009)、《香港是個大商場 *Hong Kong is One Big Shopping Mall*》(2011)和《寂寞的星期五 *Lonely Friday*》(2012)。阿P和Nicole的角色，從2003年組隊到現在一直沒有改變：阿P主要負責作曲和填詞，Nicole主要負責唱。Nicole比較少參與作曲和填詞，但每張專輯也有一兩首歌曲由她創作。MLA的作品夾雜中、英、法文，早年的英文作品比較多，而近年的英文作品已減少至如《寂寞的星期五》(2012)全碟只有兩首。但他們的中文歌曲夾雜大量港式廣東話，比例遠超過主流廣東歌。

筆者早於2006年訪問MLA時，阿P已表示他喜歡以故事敘述形式寫歌詞，將時間、地點、人物和事情入詞。MLA的小市民心態是從個人 (individual) 出發，寫的都是身邊朋友的小事情。因此訴說兩個人或三個人之間的事，對聽眾而言，這些瑣碎事彷彿也似曾相識 (déjà vu)：

我問中仍會想我們會見面 在那間紅磡近黃埔的商店
 你若然還記得那諾言 曾說今天我們流浪到海邊
 你照片留在一封情信裡面 每一天仍是照舊看它一遍
 ——〈在動物園散步才是正經事〉(詞、曲：阿P，2004)

某個夏天我們也曾到過黃埔 也收起過某人的照片

而喜歡一個人也是有點不理智 優點和缺陷一起「照單全收」

我就算喜愛官恩娜 都不及愛你的哨牙
我就算喜愛何韻詩 她都不及你的法文詩
如若你真的這麼喜歡我 到最後你不應該放棄我
難道你也見一個鍾意一個 每個月看中數十個
——〈我愛官恩娜，都不及愛你的哨牙〉（詞、曲：阿P，2007）

當初的文藝青年也隨年紀開始變得「鹹濕」。MLA從2009年的《介乎法國與旺角的詩意》開始討論比較成年人的話題：情感和性的決定。〈濕濕的夢〉是比較直接和「麻甩」，但比較詭異的是二人的和唱，證明這不只是他，也是她的「濕濕的夢」。

這晚 要與你做個濕濕的夢 與你 去創造這深深的痛
這次 要跌入你黑黑的洞 你教我 要學會盡量放鬆 噢
來跟我做趟運動 還請你帶我配合你節奏之中
誰使我再次自覺是有用 全因你流出了澎湃洶湧
——〈濕濕的夢〉（詞：阿P、觀鳥家果仔，曲：阿P，2009）

就是浪漫簡單的「港女」指定動作——織頸巾，也變成不能上床的原因：

如果只是朋友 為什麼織條頸巾
畀我在冬天戴 又常同我出街？
如果只是朋友 為什麼畀我拖手
每天放工之後 在調景嶺等候？
但我始終都不能 在情人節跟你一起瞓
——〈迷人的頸巾〉（詞、曲：阿P，2011）